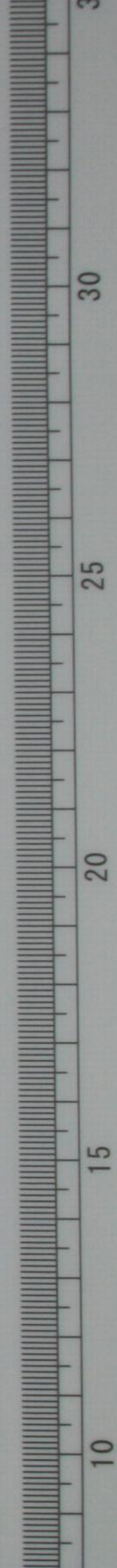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六

イ13
1055
4



413
1055
5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六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是韓碑之平正明白者故末段自言直而不華

公諱丹文。明。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鄖公之子孫世為大官。惟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號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陝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

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負。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使。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耶。即具疏。所以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

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為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為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為瓦屋。取財於山。召陶

工教入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為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指也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為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溲污。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明年。築隄捍江。長十二里。疏為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隄。老幼泣而思曰。無此隄。吾屍其

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五事。得田萬有二千頃。凡二事。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賸財。自校書郎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

沈曰以有罪之卒
上許觀察使遂至
去官質審且是非
既白不聞復職時
必有大臣從而主
持者前不明言而
於銘詞中發之用
意微而顯矣

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
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
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
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後葬萬
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
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
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
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矯矯為官。
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辨而益明。

仇者所歎。碑於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此白樂天所謂韋丹之碑。無媿辭者也。碑係杜牧
所作。新唐書循吏傳。取杜碑及此誌為本篇中敘
教。久為瓦屋。至築隄扞江。灌陂塘。一切興利除害
諸政。網舉目張。條分縷晰。真可謂才能臣。謂忠臣
矣。沒後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有以也夫。

起手勁拔古峭是韓創體
叙先世處用一順
一逆法法自史記
來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
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
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
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眾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
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
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
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
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侶侶同侃自將不縱為子
弟華靡遨故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

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
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
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
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
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
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
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
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
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
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

苗嬖云是韓公本色

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嬖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掬外不足令震駭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狗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事一筆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道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此兵機蘇老泉常言之除道也不為應師古

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

沈曰此表其大節
前代帥不由天子
命故須以此湔刷
之

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
寇乞降即師道所統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
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
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
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
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
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
給恆無宿儲至是應由時和節用之故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
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贊元化持大體不治細
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穆宗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

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
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
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
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
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
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
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
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
患公居間為己不利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
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

贊元經體與此段
間染我壞機牙等

語是韓文之不可
學者如歐公碑詞
無之可謂師學捨
短也

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
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
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
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
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
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
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所在以富。公與人有畛域。
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
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眾乃一愒。其人為誰。

沈曰昌黎銘詞每
於碑志外別出一
意此獨括其生平

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露。桑穀奮張。厥壤大豐。
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其所。河流兩壩。
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
察其嚙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踞。蔡先鄆鉏。
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
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如何。悠悠四方。
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
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
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
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

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擊吳少誠。走外寇也。誅劉鏐。靖內亂也。距李師道不助逆也。衛田弘正。能助順也。討吳元濟。同除叛也。朝京師。盡臣職也。逐段敘次。自成章法。而以為治之嚴整。用刑之帖服。收往通篇。倍覺結束有力。

碑聖裔不可不如也。此叙起真為得體也。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問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嘆曰。公於

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政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

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邾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邾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何同碇之稅，始至有何同閩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貨賣人口為貨，其荒阻處，父

孔叟蓋後傑知時務者非迂儒也

沈曰處苗夷之計只宜示以威撫以恩使之為中國藩衛足矣後代生事邊疆皆喜立功者致之也此段文字當國者最宜留心

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唐有容管節度使。二管利其擄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千。古。如。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

然祠部見南海神廟碑文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更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温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隨。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公於次為第

二公之薨。戰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戰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於銘中點出其形貌是亦史公留侯李將軍傳法也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大概略敘。而獨詳嶺南諸政。乃見輕重。不似後代文字。縷述生平。刺刺不休也。中間處黃家賊一段。描寫生事邀功之心。腑肝如揭。此尤通體着力處。○昌黎潮州還。有上黃家賊事宜狀。議與孔公同。故於草志時極表之。

沈曰先佐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及李師道平弘靖移幽州微為判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僧孺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李師道以前。皆自置留後。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伏下。軍亂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母侮辱。輒感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與弘靖同因一處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

欲傳其人於後世
必拔其一生第一
大節而詳叙之欲
細大悉舉勢不能
詳不詳則無生動
之致是作傳作碑
皆不可不知者也

即推門代弘求出守者以告其魁此餘人疑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行或謂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告中貴刑餘人館也即與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今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

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厚薄節時其飲食而匕箸進養之補平日友愛總無凡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數十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沈曰上下隔句各
自為韻上庚韻下
物月至屑通韻也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為生子獨
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
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明闇莫之奪也。我銘
以貞之不肖者之坦也。

中一段凜凜有生氣何減太史公。銘詞古奧亦韓
公獨創此格。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
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
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
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
氏傳者皆其弟子貴遊之子弟時先生之說歐公作二經來
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得卒聞先生死二經生喪
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
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
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

不叙墓處葬地特於銘中點出之奇體也

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姑丑。各切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見左氏。見史記。孔子弟子列傳。雙漢。宣時人。延漢順時人。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雙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見吳志。績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名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禾邪。用歌麻通韻。

只就通二經。為太學師。已足傳先生。不在羅列生平也。作誌銘。須得此意。○箋注太多。本義轉晦。所謂說經經亡也。昌黎不勝慨歎。

貞曜碑似不如歐

公梅聖俞詩序張子野墓銘等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名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玠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

沈曰端序則三字成句言幼即端倫序之則也見長句

見識日長而愈騰騫然能自斂抑如下所云涵而揉之也

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傳後之說開示之推以與人推以與人也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閩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郢

曾評入大家文讀本

卷六

六

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揭德為貞。振華為曜。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無事業。故叙其行之貞。與詩之可傳。而東野已傳矣。句削字鍊。此公極用意文。○猗。倚同。維執不猗。

言所守之正也。維出不訾。言不可訾議其才也。維卒不施。言在下位。不能有功於人也。既已不訾不施。則維昌其詩而已。東野詩無一字猶久。公之銘恰與相配。

退之不輕許可許
可如此樊果非常
士惜其文不傳然
恐夫子自道樊不
足以當之亦送孟
東塾序類耳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
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
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
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
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
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舍地負放恣橫從無所
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
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

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
然化及妻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
治罷之以越職言事故以此出為絳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
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
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
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
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
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大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
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

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無接屬古入者莫覺屬神但聖伏道絕塞推許無乃太過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公於文無傾倒至斯者又所載卷帙如許之多而今所傳樊紹述文惟絳守居園池記一篇又極僻澁王晟劉忱各為句讀未必有當與所云文從字順者不合豈今所傳者祇傳其僻澁而文從字順者俱亡失邪不然以韓公之修辭立誠不應反言之以誤來學也誌銘字必生新字必獨造可云陳言務去

是一篇柳宗元本

傳與公他碑誌自

別而他碑誌終無

出此右者以韓銘

柳天地鉅觀宜乎

其如此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諸云子厚有先友記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文章是柳一生可

傳者故先提出之

然後及事業
諸公一句是柳禍
根非昌黎誰能言
之
沈曰名重亦是一
累苟非壁立千仞
罕有不入黨援者
士君子遇此等處
須立定脚跟
以上畧叙文章以
下及事業
三例字見非柳一
人之罪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
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
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
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
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
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
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

以上叙事業然後
及交遊氣槩趨勢
下議論見柳所以
終於貶謫

沈曰感慨歎歎得
伯夷列傳屈原傳
之神必謂當日子
厚交遊中實有此
事亦刻舟求劍之

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
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
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
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
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
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
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
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
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
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

說也
非交遊中有此事
則此一段歎成
嚼蠟矣則有何感
慨歎歎
沈曰顧藉處成句
安溪相公曾辨之
公又嘗上鄭相公
啓云無一分顧藉
心可以為証。勇
於為人下不隱所
短其長乃見道人
文字語語贊揚俱
成通套矣
見抑所以終於貶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久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

謫遂又趨勢打筭
其一生得失而歸
到文章上為結筆
如游龍
二人之事非唯牽
連及之乃反映前
禽獸的人故結句
云云讀之愈知前
面真有其事也
三子厚字如連珠
非此不得休
史記合傳附傳休
可以少愧矣語冷
而痛快必有能辨
之者語不了而沈

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着知用冷語不語則文章必過人一等

柳本無罪罪在不自重昌黎拈出之以定天下後世之論而後之論者猶強薄柳不已夫文人相強古今通習與韓齊名者唯柳而韓不及其賢能殷勤如此而不同世之文人乃嗤之何意所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也哉

子厚之失足於叔文。躁進則有之。阿黨則非也。昌黎不沒其事。感慨惋惜。在隱躍間。先表其好學。次許其政績。次述其交誼。而歸結於文章之必傳。噫。鬱蒼涼。墓誌中千秋絕調。

是馬燧之孫故自馬燧叙起與孔戣誌自孔子叙起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王名燧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年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名三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

又引燧出色

沈曰此一段如圖畫中着色近人無之所以日流於薄弱俱成時文矣

歐陽諸碑誌皆似自此篇變化

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髦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哭少監。并哭其父祖。將三世官位。三世交情。三世死喪。層疊傳寫。字字嗚咽。墓誌中變體也。○北平王燧子暢。暢子繼祖。暢為宦官。竇文場所讒。暢懼

進宅。廢為奉誠園。白太傅詩。謂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是也。暢之後。有流為丐者。吳融遇於敷水。作詩閔之。唐之待功臣。亦云少恩矣。昌黎作誌時。馬氏已衰。文中不便說明。以含蓄出之。讀者須領於意言之外。○附錄吳融詩。天地塵昏九鼎危。大貂曾出武侯師。一心忠赤山河見。百戰功名日月知。舊宅已聞栽禁樹。諸孫仍見丐征歧。而今不要教人識。正藉將軍死鬪時。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歛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於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鄠考滿以

沈曰蘇刺史杜兼奏綺必反舉朝知

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負外郎選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縣割界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恃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惟公命從即其日事已疏奏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饑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其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李綺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刺史

其將反矣忽遷於
其地欲藉手錡殺
之也小人可畏如
此

至歛手無敢與敵。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
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歛兵。立不逼。
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公。脫械還
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貴人
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
尹事。呂氏子吳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
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間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使卒
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贓減民
賦錢。歲五十萬。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
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

沈評可謂得昌黎
之心於千載下也
如此觀文始不負
古人矣

史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
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
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佐。祖曰
餘。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
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
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皋山下。銘曰。
高其山而坎其中。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
只一不屈中使。必欲陷之。使崇文刺衢州。猶以紛
爭饑饉困之。至刺蘇州。直欲借李錡之手。以逞其
毒。小人害正。古今一轍。銘詞出以冷語。簡而可思。

祭馬僕射文 名總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餽飢跋躓、顛而不踣、乃得其地、於泉於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勲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

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李師道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猗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律萃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躋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於堂已哭於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未得盡情於生前也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載奠以敘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光燄騰上、不露平叙之迹。○參看鄆州谿堂詩序。

其義更明。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音沙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音故之山馬羈玉珮瓊琚音世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音群小高飛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

非我知子句或以為陰譏子厚大非昌黎意蓋謂不敢以知己自居耳

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隨。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服其文。悲其遇。而允其所託。懇懇勤勤。不負死友。

祭河南張員外文

名署

守本職

兼尊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跼。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驚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膳。孫。君。飄。臨。武。山。林。之。半。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賦。頂。交。跡。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中。作。霹。靂。追。

沈曰熊咆虎嘯號
嘯聲也令章飲酒
之令也不在令章

程盲進。馱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
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
上于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
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歎眠。加余以股。僕
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驂去。君云是物不
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
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
余望者。柳山奇變。其水清寫。汨砂倚石。有還無捨。衡
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
觀南嶽。雲辟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鈞

罰籌如蝟毛之多
也故云放酒

登大鮎。怒頰豕狗。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
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余徵博士。君以使已相
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
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濶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
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為久受瘥。還
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
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
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莫不親竿。不撫其子。葵
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

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
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公與張同貶廣南縣令同掾江陵一路山岨水惡
旅食虎患縷縷形容而張之負氣嚴正自見詞句
瑰麗與祭郴州李使君相同

此文古今所稱而
余不敢以謂然以
其叙哀太繁及不
見其悲也

祭十二郎文

公兄會無子以弟介之子
老成為後郎也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
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
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
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
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
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
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
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

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
 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
 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
 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
 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
 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
 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
 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

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
 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
 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
 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
 而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沒。長者衰者而存
 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
 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
 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
 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
 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

此言乃家言
此言乃家言
卷六
在董晉幕

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

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

沈曰。人世本幻。故大悲大歡。俱驚疑。為夢。便關更。秉燭。

曾評入大家文讀本
卷六
三十一

相對如夢寐歡也
文中一段悲也又
思念之極則反無
夢如迫近耳目則
反不能聞見此中
自有微理魂不與
夢相接此語千真
萬真

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
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
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
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直舉胸臆。情至文生。是祭文變體。亦是祭文絕調。
○祭文誄辭。六朝以來。無不用韻者。此以散體行
之。故曰變體。

表佛骨而貶於潮
在庸人當氣沮文

弱一跌不振而公
倔強如故所以為
昌黎

鱷魚亦李師道吳
小誠之類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
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
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
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
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
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
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
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

史記卷之...

與刺史雜處句即見不兩之勢

昌黎每用疊陣坐跪法

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能。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心似現現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

不聞不知有此等句文乃不呆

恨不以此事作唐擊淮西檄文

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從天子說到刺史。如高屋之建瓴。水一路逼拶。而來到後段。運以雷霆斧鉞之筆。凜不可犯。相傳。明初鱷魚復來。潮州夏侍郎原吉。令漁舟五百隻。各載礦灰。以擊鼓為令。聞鼓聲。漁人齊覆其舟。奔竄遠避。少頃如山崩龍戰。至暮寂然無聲。鱷魚種類皆死於海濱矣。前後二公一感以誠。一行其謀。

自平入文之賣

卷之六

三十四尾

並足千古。而韓公浩然之氣。尤不可及云。○歐公
 作陳文惠神道碑。亦載其擒鱷魚。告以文而戮之
 事。可參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120